

裝死

## 場景說明

獨幕劇。

舞台是一個簡陋的空間，裡面有幾件破舊的家具、一些黑色垃圾袋，到處血跡斑斑。舞台中央放有一具屍體，被幾塊大布覆蓋著。開場時，最好不要讓觀眾馬上就發現那是屍體。

爲了達到戲劇效果及避免切斷節奏，演出不應有任何換景或中場休息。

## 人物說明

共有 A、B、C、D、E 五人，皆一人飾演多角。

爲了戲劇效果完整，劇本於角色轉換間，不作任何特別說明。

## 劇情大綱

由一件綁架案爲開端，發展出一連串有關、略關及非關死亡的事件，講述一則則涵括父子親情、生存死亡、虛實真假的故事。

(黑暗裡，一片不安的喘息聲中，隱約看到屋內 A 的身影，小心地摸索這個空間。門打開的聲音。B 走進屋子，A 瑟縮在某個角落。B 將屋子的燈打開，分外刺眼。)

B：別緊張。

A：我沒有。

B：你看你身體在發抖。

A：我沒有。

B：還說沒有。

A：那是因為你把我帶來這個不知道是哪裡的鬼地方。

B：是你運氣好

A：我一直都這麼緊張嗎

B：現在好多了，一天比一天不緊張。剛來的時候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A：這裡只有我們兩個人？

B：對

A：所以你不在的時候，就只剩我一個人？

B：這不是廢話嗎？一個籃子裡面本來有兩個蘋果，拿掉一個以後，當然就只剩一個。

A：我怕一個人。

B：你少在那邊給我裝死。

(停頓)

A：我可以走了嗎？

B：恐怕還要再待一陣子

A：為什麼？

B：他剛沒出現

A：怎麼可能沒出現？你不是跟他約好了。

B：你問我我問誰啊？我都等了整整三個小時了

A：一定是你記錯時間或地點

B：這已經是他第三次放我鴿子。

A：這裡面一定有什麼誤會！

B：能有什麼誤會？是你誤會他把你看得太重要。我看，你對他來說根本沒差吧。

A：我是他兒子怎麼可能沒差？

B：那也要他在乎你這個兒子才有差

A：他在乎，他當然在乎！

B：如果他真的這麼在乎，早該出現了。

A：他怎麼可能沒出現？一定是你東西拿了又不肯放人！

(停頓。B 靠近 A，瞪視著)

B：他從來就沒有出現過。

(沈默)

A：你到底有沒有聯絡上他？

B：有。

A：他有說什麼嗎？

B：沒說什麼。

A：一定有！

B：沒有，什麼也沒說。

A：他有說。

B：他說了：「喂……不好意思，我現在正在忙，麻煩你跟我的秘書聯絡」，就掛了。

A：他就說在忙了，你就繼續打啊！

B：打了啊，要不是沒接，要不是聽到我的聲音就說：「怎麼又是你啊，不是說我現在沒空嗎？」

A：不可能！（頓）你有講到我的名字嗎？

B：我根本還來不及講到你的名字，他電話就掛了。

(停頓)

A：你根本沒打。

B：我總共打了四十二通。

A：他根本都沒接到！

B：他不接電話不是我的問題

A：你跟他要多少錢？

B：一千萬

A：怎麼可能有那個錢？我們家沒有那麼有錢。

B：你爸那個人貪贓枉法、欺負弱勢、製造污染，海削了好幾億，一千萬你跟我說太多？

A：你讓我跟他要，這些錢我一定可以幫你要到。

B：不行

A：你讓我跟他講……

B：不行

A：拜託你讓我跟他講……

B：不行

A：拜託你讓我跟他講，我一定可以……

B：不行就是不行

A：你為什麼不讓我跟他講電話

B：因為你根本就不想跟他講電話

(停頓)

A：我不想跟他講電話？你在亂講什麼，我怎麼可能不想跟他講電話？

B：事實上就是不想。  
A：不可能不想。  
B：但就是不想。  
A：一定是你阻止我打電話給他  
B：我沒有阻止你，我還主動問過你要不要打電話給他講講看，但是你拒絕了。  
A：我沒有拒絕。  
B：你有。  
A：我想跟他講電話。  
B：你沒有。  
A：我有。我一定有。  
B：你沒有。我確定你沒有。

（停頓）

A：真的沒有？  
B：沒有。

（沈默）

A：你要怎樣才肯放我走？  
B：等你爸出現，並且把錢交到我手上的時候。  
A：他應該很快就出現了。  
B：我不覺得，我們已經等了快兩個星期了  
A：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  
B：我怎麼知道，看你爸什麼時候有空啊。  
A：如果一直等不到呢？  
B：那就一直等下去。

（停頓）

A：我求求你放我走。  
B：你不用求我。  
A：那你要怎麼才肯放我走？  
B：我沒有不放你走。  
A：所以你願意放我走？  
B：我願意放你走，但你根本不想走。

（停頓）

A：我想離開這裡。  
B：你其實想待在這裡，你很高興可以待在這裡。

A：怎麼可能？  
B：因為這裡至少有我可以陪你說話。  
A：我在家裡也有人可以陪我說話。  
B：在家你說了也沒人聽。  
A：我爸不是人嗎？  
B：你爸從來就不會聽你說話。  
A：很多時候是因為他上班很忙，下班回到家以後很累——  
B：是你親口跟我說的。  
A：我親口跟你說的？  
B：沒錯。  
A：真的這樣覺得？  
B：至少我聽到的是這樣。  
A：還跟你說了什麼？  
B：說你爸殺過人。  
A：沒有這種事。  
B：我確定有說過。  
A：這根本不是事實，怎麼可能說？  
B：什麼不是事實？  
A：（頓）都不是。  
B：誰覺得不是事實？是你，還是你爸？

（沈默）

（B 拿東西給 A 吃。）

A：幹嘛？  
B：拿去吃  
A：這些是給我吃的？  
B：難道是給你玩嗎？  
A：你什麼要我東西吃？  
B：拿東西給你吃還心不甘情不願  
A：這不是綁架嗎？  
B：綁架就不能吃東西嗎？  
A：你是想跟我作朋友嗎？  
B：我沒有要跟你搭訕的意思，但我也沒有想把你當成敵人  
A：你是綁匪，我是人質。  
B：我知道，你不用解釋我們的關係  
A：一般綁匪是不會給人質東西吃的  
B：你當過綁匪嗎？  
A：沒有  
B：那就不要幫我下定義，也不是每個人質都像你一樣敢質疑綁匪。你當過人質嗎？  
A：第一次。你當過綁匪嗎？

B：第一次。

（停頓）

A：所以這幾天你對我很好？

B：應該不差，至少沒有聽到你抱怨

A：你爲什麼要對我好？

B：我沒有對你好。

A：你爲什麼要對我好？你爲什麼想了解我？爲什麼想從我嘴巴裡套出一些秘密？爲什麼要誘導、脅迫、窺探我家人的隱私？

B：我沒有誘導你，也沒有脅迫你，更沒有要窺探你家人的隱私，那些事是你自己自動自願跟我講的。

A：爲什麼我要跟你講那些？你以爲你是誰？

B：我是綁匪

A：我是說你以爲你是我的誰？

B：你是人質

A：很好，所以就不要假裝對我好

B：我沒有假裝

A：我說了，不要假裝對我好。

B：我不假裝的時候你說我假裝，好，那現在我就假裝給你看。

A：現在這樣比較自然

B：媽的，你少囉嗦

A：你有讓我睡覺嗎？

B：本來有，但現在沒有了

（B把食物暴力地丟向A。）

B：我給你吃給你睡，只是讓你可以活得久一點。這樣你高興了嗎？

（停頓）

A：我還可以活多久？

B：不確定，五天，十天，一個月，二十年。

A：我還可以活多久？

B：兩天。

A：直接跳到兩天以後。

B：什麼意思？

A：中間的過程我不知道了，直接跳到最後一天。我要知道最後一天怎麼過的。

（停頓）

B：跟今天差不多。

A：不可能。  
B：每天都差不多。  
A：總有一點什麼不一樣的。  
B：沒有，都一樣。  
A：不可能每天都一樣。  
B：我們一樣吃，一樣睡，一樣聊天，一樣等待你爸的回應，一樣什麼都沒等到。  
A：請你不要測試我的耐性，我要開始不耐煩了。  
B：綁匪都沒有不耐煩，人質是在不耐煩什麼啊？  
A：你什麼時候要開始打我？  
B：我為什麼要打你？  
A：你怎麼可能不打我？  
B：我沒有打你  
A：所以我沒有被打，就直接被殺了？

（A 撩開布幕，亮出 C 的屍體，滿是傷痕和血跡。B 靜默。）

A：直接跳到打人那一段。  
B：根本沒有打人這一段。  
A：沒有打人這一段？那他身上那麼多傷哪來的，自己畫出來的嗎？你口口聲聲說你對他很好，我根本不相信！  
B：他跟一個綁匪講心事，比跟自己爸爸還好，讓你嫉妒了，是嗎？

（A 靜默）

B：一個綁匪比自己爸爸對他還好，讓你內咎了，是嗎？

（A 靜默）

B：所以你心裡是希望我對他好還是不好？

（A 靜默）

B：你從來就沒對他好過。  
A：怎麼會沒有？他覺得我是全天下最好的爸爸。  
B：一切都是你自己覺得。  
B：他小時候給我的父親節卡片都是這樣寫。  
B：然後你就相信了？  
A：有什麼好不相信？我盡可能地對他好，他想要什麼我都給他，他要多少錢我都給他——  
B：對，那些都是在他發現自己媽媽原來是被自己爸爸殺了以後。

（停頓）



A：我沒有殺人。

B：我也沒有。

A：我對他很好。

B：我也是。

A：一切都是你自己編造的。

B：一切都是他在死之前親口跟我說的。

（停頓）

A：你根本不知道我對他有多好，我相信他自己知道。

B：你對他的好是真的還是假的？

A：真的。

B：你是真的想對他好？還是想彌補什麼？或者其實是怕他去揭穿你的祕密，於是不停地對他好，一次比一次好，好讓他可以自願閉嘴、怕告發你以後心裡會有罪惡？但是在他真的需要你對他好的時候，你卻沒出現，因為這是可以借刀殺人好時機。

（靜默）

A：你廢話太多了，我要知道你怎麼打他的，請開始。

B：我不知道要怎麼開始，因為我無法編造我沒作過的事。

A：請開始。

（A 亮出一把槍，威脅 B）

A：你怎麼老是講不聽。

B：我真的沒有打他。

A：我再說最後一次，請開始。

（B 開始輕輕地打 A 一巴掌，A 沒抵抗也沒反擊）

A：再來呢？

（B 踹了 A 一腳，A 沒抵抗也沒反擊）

A：還有呢？

B：沒了。

A：少騙我。

（B 又輕輕地打了 A 幾巴掌。A 拿槍指向 B。）

A：只有這樣而已嗎？我要你認真打！

(B 重重地打了 A 幾巴掌。)

A：請繼續。

(B 重重地踹了 A 幾腳。A 倒臥在地，動作緩慢。)

B：少裝死了，給我起來！

(B 繼續對 A 施暴，A 倒在地上)

B：還在給我裝死！

A：還有呢？就這樣而已嗎？

(B 停下動作，看向桌上的刀子，猶豫了一下。A 也跟著看，並走向刀子)

(A 拿起刀子在自己割手臂深深劃下，血流不止，同時也淚流不止。)

A：這些就是我兒子死前感受到的痛苦嗎？

(B 靜默)

A：他最後就是被這把刀給刺死的嗎？

(B 靜默)

A：回答我！

B：蛤？

A：他最後就是被這把刀給刺死的嗎？

B：對。

A：他死的時候有掙扎嗎？

B：沒有。

A：他的樣子看起來很痛苦嗎？

B：對不起，我沒有辦法再繼續回答你。

A：你得回答。

B：我真的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A 拿出槍，指向 B。)

B：你要幹嘛？

A：現在槍對著你，你還問我要幹嘛？

B：等一下！

A：我當然是要你的命。你既然殺了人，就應該被殺。

（A 故意朝別處開了一槍。）

B：等一下！

A：你還有什麼遺言想說的嗎？

B：我沒有殺人。

A：對，等一下也不會有人死。

B：我說的是真的，我真的沒有殺人！

A：難道你要跟我說這屍體是假的嗎？地上這堆血都是假的嗎？

B：對，都是假的。

（停頓）

A：你到現在還有心情跟我開玩笑？

B：我沒有開玩笑，這些真的都是假的。

（躺在地上的屍體 C 忽然起身，A 嚇了一跳，B 鬆了一口氣。）

B：終於起來了！

A：兒子？

B：你是要把我逼死嗎？

C：是要把他逼死。

B：你真的差點害死我了！再晚一秒鐘，真正死的人就會是我了！

C：辛苦你了。

A：兒子，你沒死？

B：他沒死。

C：你是高興還是失望？

A：這是怎麼一回事？

C：就是你看到的這麼一回事。

A：我看到了一堆血。

C：你確定你看到的是血？

B：身上的血是假的。

C：地上的血也是假的。

B：現場唯一真正的血，就是你剛剛在自己身上割下的那一道。

（停頓）

A：所以你不是綁匪？

B：我不是綁匪，他也不是人質。這裡沒有綁票也沒有撕票。

A：所以剛才過程的所有內容都是假的？

B：對，但不完全是我編造的，因為你也貢獻了一半，而且最後你還逼著我繼續編下

去，我不編還不行咧。

A：所以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C：對，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A：到底爲什麼要叫我來這裡？

C：讓你看我的屍體。

A：爲什麼？

C：想用比較特別的方式來迎接一位父親，終於肯過來看他漠不關心的兒子。

A：讓我看見你的屍體這是哪門子特別的方式？而且我沒有不關心你。

C：我也沒有要你關心，我只想要看你痛苦。

A：很好，你達到目的了。

C：達到目的？還早吧。

A：你們到底是在玩什麼把戲？

C：我才想問你是在玩什麼把戲？你以爲你是在重建命案現場嗎？

B：何止是重建命案現場？你一進來用槍指著我的頭，逼我跟你玩下去。

A：那怎麼會是在玩？我是要找出真相。

B：我根本就是冒著生命危險在配合你找你要的真相，這大概是我這輩子玩過最刺激的實境遊戲，根本就是在找死。

C：你重建了命案現場又怎樣？如果我真的死了，這樣就能讓我又活過來嗎？

A：你到底想怎麼樣？

C：你這樣做到底有什麼意義？

A：身爲一個爸爸，自己兒子怎麼死的，怎麼可能會不想知道？

C：真的想知道？

A：當然。

C：有多想知道？

A：很想。

C：爲什麼想知道？

A：因爲我是你爸

B：講話可以不要鬼打牆嗎？

A：因爲我想要多了解你的感覺

C：假裝活過一遍別人的感覺就能讓死去的人復活嗎？

A：這不是我的意思

C：你能讓媽媽再活過來嗎？

（停頓）

A：我只是想要知道你這幾天怎麼過的、過得好不好。

C：我過得很痛苦。

A：真的嗎？

C：假的。

（停頓）

A：到底是真的痛苦還是假的痛苦？

C：痛苦會有假的嗎？

B：他剛才在過程中的痛苦就是假的。

A：我剛才的痛苦當然是真的！兒子，我是非常認真地去感覺你可能會有的痛苦，任何一點可以感覺到你痛苦的機會我都沒有放過。

C：可以看你這麼有誠意地讓我感受到你的痛苦，我真的很開心。

A：看到你開心，我就心滿意足了。

（沈默）

C：我根本就不相信你！

A：不相信什麼？

C：不相信你是真的痛苦。

A：你看清楚！我現在流的眼淚和手上流的血是真的，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C：對，跟我的痛苦一樣真。你是在可憐我痛苦，還是你其實需要我痛苦？有了我的痛苦，才能讓你痛苦，也才能讓你找到贖罪的方式。你剛才的所以你的痛苦根本自願的，是你自找的。

A：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C：我也想問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A：爸爸對你還不夠好嗎？

C：媽媽對你還不夠好嗎？

A：你在說什麼？

C：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A：你們到底還有什麼把戲？

C：真正的戲，現在才剛開始。

（停頓）

A：都是假的！這裡沒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C：當然有，現在這裡還沒有人死，這是真的。有人正在看著你，這是真的。還有一件事是真的，這裡唯一殺過人的人，是你。

（停頓）

A：我沒有殺人。

C：你有，你把媽害死了。

A：你媽是自己跳下樓的。

C：是你把她推下樓的。

A：我沒有推她。

C：我親眼看到你把她推下樓。

A：是她自己跳樓的，我為什麼要推她？

C：她好端端的為什麼要跳樓？那你好端端的怎麼不也去死？

A：因為她沒有見到你外婆死前的最後一面，她一直很自責。那時候你還小，可能不知道，她跟你外婆吵架從來沒有停止過，一直到了你外婆死了以後，才算完全和解。而你媽卻始終覺得外婆的死跟她有關，是她害死外婆的，她一直在找答案，但沒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她就是活著、活著、沒有答案地活著。她不是想死，她只是活不下去。

C：你本來可以阻止她死的

A：我當時有拉住她，可是她不停地掙扎，我如果不放手，連我自己都跳下樓了。

C：所以最後你還是放手了。

A：對不起。（頓）要是我們兩個真的都走了，你怎麼辦？

C：（頓）死了以後，真的什麼事都可以和解了嗎？

（停頓）

A：別想這麼多了，我們回家吧。

C：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會愧咎嗎？

（停頓）

A：你不會死的，別亂想了。

C：爸，你剛才看著我屍體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A：很痛苦。

C：真的嗎？

A：真的。

C：為什麼？

A：剛不是都說過了嗎？因為你是我兒子啊，傻孩子。

C：你會希望我死嗎？

A：當然不會

C：那你為什麼不接電話？

（停頓）

A：什麼時候？

C：我被綁架的時候

A：這個綁架根本是假的。

C：但是你本來不知道這是假的。

A：我本來根本不知道你被綁架

C：因為你一直都沒接電話！

A：我後來接到以後不就馬上趕過來了嗎？連錢也帶來了。

C：為什麼不報警？

A：（頓）我是怕會驚動綁匪，會對你不利。

C：你是怕警察會連你一起查，會對你自己不利。

A：有什麼好對我不利的？

C：警察會重新調查媽媽的命案，新的真相可能會對你不利。

A：不會有什麼新的真相了，好嗎？真相就只有一個！剛不是都已經跟你解釋那麼多了，你要怎樣才肯相信我？

C：重建媽媽當時命案發生的現場。

（停頓）

（A 緩緩走近 C，兩人四目相交，凝視對方眼神一會。接著，開始模擬當時媽媽跳樓前一刻的動作，A 雙手拉住 C 的一手。）

C：媽媽對你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

（A 靜默，思考著。）

C：媽媽對你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

A：（頓）她什麼也沒說。

C：真的？

A：真的。

（此刻，C 把 A 手中的槍奪過來，把槍指向 A，一陣錯愕。）

C：錢呢？

（A 沒有說話，指了指錢袋的方向。B 把錢袋拿給 C。）

C：這裡面總共有多少錢？

A：一千萬。

C：很好。

A：都是我辛苦存下來要給你以後買房子、出國念書的錢。

C：剛好值一條人命。

A：一條人命不只值一千萬，好嗎？

C：一條人命就值一千萬。就剛好是媽媽保險金的錢，一條人命的錢。

A：那不是你媽的保險金，是我存下來的。

C：謝謝你這麼賣命演出，這裡有一半的錢可以分給你。

B：真謝謝你！也謝謝你媽。

C：現在，我們來和解吧。

（C 將槍上膛，對準 A。）

A：我真的沒有殺人，你要怎樣才肯相信我？

C：如果躺在這裡的是你的屍體，我可能就會相信。

A：等一下！

C：你還有什麼遺言想說的嗎？

A：好，我說實話！

C：終於要承認了是嗎？

A：你聽我說，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件事，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相信，但是你真的真的要相信我。

C：你要說快說！

A：你媽其實沒死。

（停頓）

C：你到現在還有心情跟我開玩笑？

A：你媽真的沒死！我可以證明！

C：對，等一下也不會有人死。

A：是真的，她跟你剛剛一樣只是裝死。

C：（頓）是你在裝死還是她在裝死？

A：我可以告訴你她現在在哪裡——

（C對A連續開了幾槍，A倒地不起，血流滿地。）

（B走近A，檢查屍體。）

C：死了嗎？

B：好像死了。

C：好像？

B：死了。

C：真的死了？

B：至少現在死了。

（兩人不動。燈光漸暗。）

（待燈快全暗時，一個聲音從觀眾席傳出來。）

D：好～

（此時燈光大亮，D從觀眾席步入舞台。A自地上爬起。）

A：導演，我剛才那樣還可以嗎？

D：嗯，死得好！

A：（頓）怎麼好像在罵人。

D：我是在稱讚你，死相可以這麼自然，畢竟很少有人有真正死掉過的經驗。

C：誰有真的死掉的經驗？死了就死了，不會有經驗這種東西好嗎？

D：沒經驗才要多排練，多排練會有幫助



C：死是要怎麼排練？每個人真的死就死那麼一次，連彩排都不能視同正式演出。  
A：哎呀，沒關係啦，演不出來也不用勉強，要死得很做作也是蠻不容易的了啦  
C：拜託，我怎麼可能會比你做作，我覺得我剛才死得比你好太多了。  
A：會嗎？我覺得還好。我一進這個屋子掀開布，看到你屍體的時候，差點沒有笑出來。  
C：剛才劇本裡面根本沒有你講的這一段。  
A：是劇情發生之前的故事背景，很重要的好嗎？稍微用一點想像力好不好？你以為觀眾會真的相信你死在台上嗎？還不是想像出來的？  
C：反正我覺得我死得比較好就對了。  
A：怎樣叫比較好？死得比較好看，還是死得比較老練？  
C：是死得比較像、比較真實、比較誠懇。（頓）總之就是比較像真的死人啦。  
A：導演，你覺得誰比較像？  
D：都不像。都只是在裝死而已。

（停頓）

C：我們就是在裝死啊，不然咧？  
D：所以就不是真的死掉啊。  
C：拜託！怎麼可能真的死掉？我剛說的是死得「比較像」，比較，像，比較，像！  
A：給我一千萬都不可能叫我真的去死。  
D：我怎麼可能給你一千萬？  
C：給我一千萬，我有可能可以真的去死  
A：那要死你自己去死！反正你平常活得那麼假，如果可以死得真一點也好。  
C：我活得哪裡假？  
A：態度假啊，人前人後，表裡不一，假到爆。  
C：要說假哪比得上你啊？你那張臉不知道整過幾百次了，從頭到腳都很假。  
A：我哪有？  
C：還裝？有夠假！  
D：吵夠了沒啊？兩個都一樣假啦！

（停頓）

D：你們以為裝死很容易嗎？你們那個頂多只能叫作「躺著不呼吸」。  
A：不然咧，死了不是就躺著不呼吸嗎？誰死掉是站著死啊？  
D：裝死是一種藝術，沒有你們想得這麼容易，不是躺著就好，也不管你在場上有沒有呼吸，而是要假裝真的死掉。  
C：真的就真的，假裝就假裝，什麼叫作假裝真的？  
D：「真的」是從觀眾的角度來講，不管你怎麼裝，都必須要讓觀眾相信才算數。  
（頓）你們想想看，我們日常生活中「裝死」可以用來幹嘛？  
A：保護安全。  
C：推卸責任。  
A：逃避現實。

C：裝聾作啞。  
A：政令宣導。  
C：黑箱作業。  
A：混淆視聽。  
C：欺騙大眾。  
D：沒錯，所以一定要觀眾要願意相信，你們才算裝死裝得成功。  
C：如果他們願意相信，就不會知道你是裝的了。  
D：不見得，有些人明明知道是裝的，還是願意相信。  
A：就跟觀眾把電視新聞當成真實發生的事件一樣。  
C：喔，就跟我硬要把你這個假人當成真人一樣。  
A：但是話說回來，這樣我們到底是要裝還是不要裝？  
D：這完全是看演員跟觀眾之間的默契。只要觀眾願意相信，就算裝得再怎樣不像，也算成功；要是觀眾不相信，你怎麼裝都不會成功。就算你今天是真的死在台上，但是觀眾沒辦法相信，那麼你的「裝死」就還是一樣失敗。

（沈默）

（D 走向 B）

D：剛那段戲你有什麼感覺？  
B：沒什麼感覺。  
D：你要知道你其實不是綁匪，而是真正的爸爸，然後這整段故事都是你想出來的。  
B：我知道。  
D：因為你在現實生活中跟他心裡之間的結一直沒有解開，結果他被綁架、被撕票以後，你沒有救到他，心理覺得很內咎、很對不起他，所以只能用編故事，讓兒子在故事裡面把你殺了，來彌補自己的罪惡感。  
B：有，這我也知道，你講過很多遍了。  
D：雖然你後來的台詞不多，但你這個角色後來的重點是在觀察，觀看你和兒子之間的故事，所以應該是越看，心裡面衝突越大。  
B：我剛看得很認真。  
D：但是還是沒有感覺？  
B：沒有。  
D：一點罪惡感、或是心理被彌補到的感覺也沒有？  
B：沒有。  
D：所以問題是出在哪？  
B：出在血。  
D：血？你說地上的血，還是他身上的血？  
B：都有，尤其是他身上的。  
A：我身上的血怎麼了？  
B：很假。  
A：這血都已經是從爸爸自己身上割出來的了，怎麼會假？  
B：但其實我們都知道那是血包，是道具。

C：我也知道。

A：觀眾誰會去注意這個點啦？

B：我又不是觀眾，我是演員。

A：演員就更要靠想像力啊！難道每個演殺人犯的人都要有殺過人的經驗才演得出來嗎？拜託，想像！

B：我知道，但是一想到那個血是假的，就很難引起共鳴，尤其是那個血的味道不對，一聞就知道是假的血，就讓我整個抽離出角色之外，一點感覺也沒有。

A：你這樣根本就不適合當演員嘛！

（停頓）

D：不管了，來，我們再死一遍。（頓）我是說你再死一遍

A：蛤？我還要再死一遍啊？拜託，我已經死第八遍了。

D：這次換個方式死。

A：要換成什麼方式？跳樓、割腕，還是燒炭？

C：我覺得古代的「凌遲」比較精采，

A：古代的哪種零食？乖乖、糖葫蘆，還是孔雀餅乾？

C：我是說「凌遲」，就是用刀子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剝下來。

A：那是要演到民國幾年啊？本齣戲全長不超過一個半小時。

D：不要吵了！我說的換個方式，是換一種 STYLE

C：死就死，還有不同的 STYLE？

A：要換哪種 STYLE？要劈腿、倒立，還是走台步？

C：這樣當死人也未免太累了吧？

D：我說的 STYLE 是不要寫實的，這次來個意象一點的

A：這樣就會死得比較真嗎？

C：應該更假吧

D：就是不要真，故意把死處理得假一點、虛一點，只要觀眾願意相信就好。

A：所以要怎麼做？

D：（指通往後台的房間）你等一下走到後面那個房間裡面，就死在裡面。

A：然後呢？

D：然後你的屍體會被吊著，紅色的大燈打在你身上。

C：你是說紅色燈光加上演員剪影？

D：對，想像到那個畫面沒有？

（停頓）

A、C：（同時）這也太老套了吧！

A：跟死有關就一定要紅色嗎？

C：太喜氣洋洋了吧，根本就是古代的婚禮啊。

A：跟死亡有關的也可以是白色、黑色、紫色、黃色、粉紅色。你幾歲？

B：四十。

A：這麼年輕啊，那應該算是英年早逝，

C：那就還用白色吧。

D：這裡是劇場，又不是要擺靈堂！我是導演，我說紅色就紅色！還不快點去準備！

（停頓）

A：恭喜，恭喜……恭喜，你終於死了！

C：謝謝，謝謝……哎呀，記得快點上來找我啊！

D：好啦，快點，我們試一下這個畫面就好。（頓）希望這次是死最後一次了。

（燈光轉回原本的演出狀態。上舞台的布幕上，鮮紅色的大燈，映著人被吊死、屍體略微晃動的剪影，瀰漫著一股陰森詭譎的氛圍。）

D：很好！死得非常好！

（停頓。D 朝觀眾席的方向尋找著，看到 E 坐的位置。）

D：不好意思，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E：我覺得太美了。

D：真的嗎？謝謝。

E：不應該這麼美的。

（停頓）

D：（對燈控室工作人員）把燈打開一下，台上先休息一下。（對 E）抱歉，你剛說什麼？

E：我說，這裡的死亡不應該這麼美的。

D：畫面美一點不好嗎？

E：不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沒有傳達出我劇本裡面的精神和意涵。

（停頓）

E：這劇本是寫給我爸的。

D：真的嗎？之前怎麼都沒聽你說？那你會找他來吧，肯定要幫他留個——

E：他不會來。

D：剛好有事嗎？這麼不巧。沒關係反正我們演那麼多場，之後搞不好還有巡迴——

E：他已經走了。

D：出門總是會有回來的一天吧？

（E 沒回答，頓時一片靜默。D 突然聽懂。）

D：啊！不會吧，對不起，對不起，我真失禮，居然笨到沒聽出你的意思。

E：沒關係。

D：他什麼時候走的？

E：昨天。

D：昨天？！你是說二十四小時之前？

E：嗯。

D：（頓）啊！那真是太對不起你了！你應該回家忙的，居然還跑來看排！

E：應該的，畢竟是我自己寫的劇本，更何況是寫給我爸的，我也希望戲可以好看一點。

D：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謝謝你啊！還幫忙準備了這麼多道具。

E：家裡剛好有。

D：聽說連這些袋子都是你貢獻的。

E：反正家裡剛好很多，也沒在用。

D：真是謝謝你

E：一起作戲，應該的。

（停頓）

D：正式演出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幫他留個位置，放一束花獻給他。

E：沒關係，不用麻煩了。

D：我想他一定會一直守護著你的。

E：嗯，我知道他一直都在。

（靜默）

D：對不起，那我可以冒昧請問一件事嗎？

E：你說。

D：這劇本……是你本人真實故事嗎？

E：你覺得呢？

D：應該不是吧

E：怎麼說？

D：劇本裡面是爸爸因為對於沒有救到兒子而感到愧咎，所以反過來編出了一個自己被兒子殺害的故事來贖罪。劇本裡的兒子死了，可是現實的你還活著。

E：聰明，但只答對了一半。

D：所以有一半是真的？

E：嗯

D：是哪個部分？

E：愧咎。

（停頓）

D：唉，對不起又讓你想到傷心的事，請節哀，我其實也很常做對不起我爸的事——

E：是他對我的愧咎。

(停頓)

D：對不起。

E：沒事。

(停頓)

D：剛才死亡那段的處理，你有什麼建議嗎？雖然時間差不多了，但我們可能可以再試最後一次。

E：剛剛那樣死亡的表現方式，太美、太人工了。

A：自然死亡不行，人工死亡也不行。

C：你那個死哪叫自然啊，做作到不行，根本就「人工」到死了

E：我的感覺是，你太刻意要表現死亡了，這樣怎麼樣都是在表演死亡。

D：嗯，所以？

E：其實要怎麼死不是重點，重點是你要想死。

(停頓)

眾人：想死？

E：嗯。

A：等等，你剛剛所謂的想死，是只有「想」而已，還是說真的要去死？如果是真的要去死的話，誰會想要演啊？

E：多說無益，不如我就直接示範好了。

D：你要親自示範嗎？當然好。（對C）那你就先休息一下，看一下怎麼演兒子的角色。

E：我們從爸爸講「你們到底還有什麼把戲」那邊開始。

(眾人各自定位，準備就緒)

A：你們到底還有什麼把戲？

E：真正的戲，現在才剛開始。

(停頓)

A：都是假的！這裡沒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E：當然有，現在這裡還沒有人死，這是真的。有人正在看著你，這是真的。還有一件事是真的，這裡唯一殺過人的人，是你。

(停頓)

A：我沒有殺人。

E：你有，你把媽害死了。

A：你媽是自己跳下樓的。

E：是你把她推下樓的。

A：我沒有推她。

E：我親眼看到你把她推下樓。

A：是她自己跳樓的，我為什麼要推她？

E：她好端端的為什麼要跳樓？那你好端端的怎麼不也去死？

A：因為她沒有見到你外婆死前的最後一面，她一直很自責。那時候你還小，可能不知道，她跟你外婆吵架從來沒有停止過，一直到了你外婆死了以後，才算完全和解。而你媽卻始終覺得外婆的死跟她有關，是她害死外婆的，她一直在找答案，但沒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她就是活著、活著、沒有答案地活著。她不是想死，她只是活不下去。

E：你本來可以阻止她死的。

A：我當時有拉住她，可是她不停地掙扎，我如果不放手，連我自己都跳下樓了。

E：所以最後你還是放手了。

A：對不起。（頓）要是我們兩個真的都走了，你怎麼辦？

E：（頓）死了以後，真的什麼事都可以和解了嗎？

A：別想這麼多了，我們回家吧。

E：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會愧咎嗎？

（停頓）

A：你不會死的，別亂想了。

E：爸，你剛才看著我屍體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A：很痛苦。

E：真的嗎？

A：真的。

E：為什麼？

A：剛不是都說過了嗎？因為你是我兒子啊，傻孩子。

E：你會希望我死嗎？

（停頓）

E：蠻好的。現在我演爸爸。

D：好，（對A）那你休息，（對C）你上來。

C：從哪開始？

E：我們直接跳到後面「現在，我們來和解吧」。

C：好。

（眾人準備就緒）

C：現在，我們來和解吧。

(C 將槍上膛，對準 E)

D：等一下。

C：怎麼了？

D：怎麼好像有怪味？

(除了 E 以外，其餘的人皆嗅了兩下)

B：嗯，好臭喔。

D：誰放的？自己承認。

A：(指 C) 幹！一定是你啦，少在那邊裝死。

C：誰跟你裝死啊，你自己作賊喊抓賊，明明就是你放的。(頓) 嗯……真的有臭到。

D：(向 B) 那就是你了，不要再放了，很臭。

A：原來是你。

C：有夠臭。

B：不是我啦！不信，你們自己聞。

(B 將屁股朝天給大家聞)

C：好吧，不是你。

B：就說不是我了吧。

A：那就是……

(眾人看向 D)

D：幹嘛？

A：真正作賊喊抓賊的人在這裡。

B：導演，你昨天到底吃了什麼啦？

C：真的很臭耶！

D：不是我啦！誰敢亂懷疑我就自動幫你辭演。

A：不是你，也不是我

B：也不是我

C：也不是我。(頓) 莫非是……？

(眾人看向 E)

E：你們還要繼續演嗎？

(靜默)

D：繼續繼續……大家繼續！(對 C) 再一次。



（眾人努力忍住臭味，繼續排練）

C：現在，我們來和解吧。

（C 將槍對準 E）

E：我真的沒有殺人，你要怎樣才肯相信我？

C：如果躺在這裡的是你的屍體，我可能就會相信。

E：等一下！

C：你還有什麼遺言想說的嗎？

E：好，我說實話！

C：終於要承認了是嗎？

E：你聽我說，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件事，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相信，但是你真的真的要相信我。

C：你要說快說！

（E 靜默，大家等待著）

C：你要說快說！

（停頓）

E：謝謝你殺了我，但是我不會原諒你。（開始啜泣）我對不起你，對不起你……

（C 頓時不知該如何回應。）

E：不要停！

C：你……到現在還有心情跟我開玩笑？

E：我該死，我必須覺得自己該死，你叫我必須覺得自己該死。我不想死，我要裝死，我必須裝死。

（停頓）

C：對，等一下也不會有人死。

E：是真的，我跟你剛剛一樣只是裝死。

C：（頓）是你在裝死還是在裝死？

E：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在哪裡——

（C 靜默，本來該開槍卻沒開槍。）

（E 緩緩地走近 C，C 感到十分壓迫，這時才對 E 連續開了幾槍。）

(E 倒在地上，靜止不動，沒有流任何一滴血。)

D：不行了，越來越臭了！

B：我也快窒息了，頭好昏！

A：我快吐了！沒有聞過這麼臭的東西！

D：到底是什麼東西那麼臭！

(C 獨自緩緩、靜靜地走向躺在地上的 E，測探他的呼吸。其他人開始急躁地四處尋找臭味的方向找去，來到了裝錢的黑色垃圾袋處。)

D：就是這裡！

(D 將錢袋打開，往裡頭看，瞬間昏倒在地。A、B 見狀，跑向 D。A 往袋子裡頭一看，臉色發青，嚇得說不出話來。)

B：裡面到底裝的是什麼？

A：死人。

B：死人？

A：真的死人。

(B 開始不停地嘔吐。)

(A 看向 C，C 剛探測完畢 E 的呼吸。)

A：死了嗎？

C：好像死了

A：好像？

C：死了。

A：真的死了？

C：死了。

(兩人靜止不動。)

(B 仍不停地嘔吐。)

(燈漸暗，嘔吐聲持續著)

劇終